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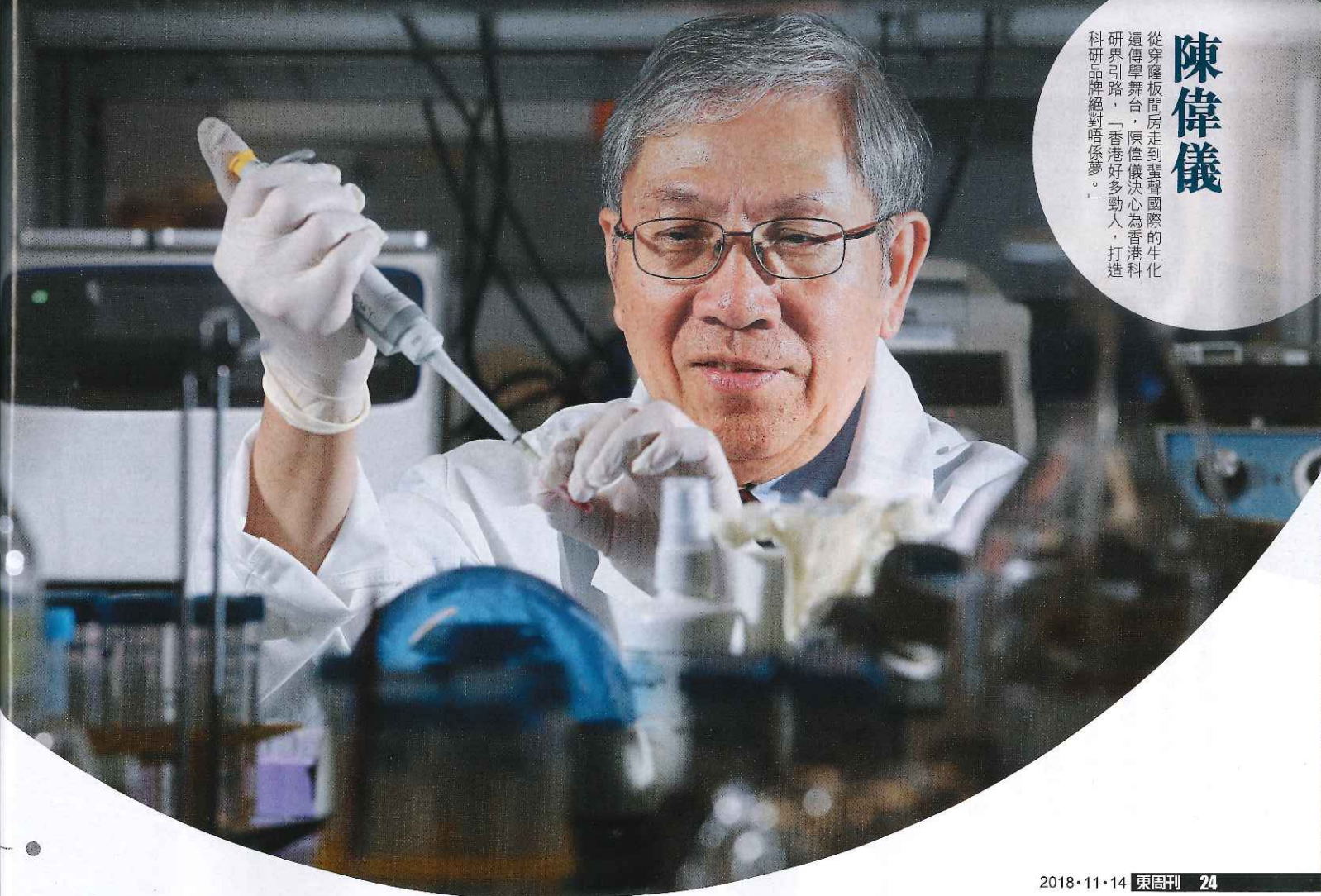
中文大學新近擢升生物醫學學院院長陳偉儀為副校長，他與校長段崇智淵源甚深，兩人是皇仁書院同級同學，又是生物醫學專家，均經歷窮到爛的童年。輸在起跑線上卻無阻他展翅高飛，其奮鬥故事更稱得上是「中大塞翁」。

陳偉儀經歷兩次「失馬」，最後卻造就今日的成就。高考後，他一心想考入港大電機工程系卻落空，輾轉考入中大化學系，竟從此愛上這科；畢業後應徵政府工苦無下文，恰巧美國有大學錄取他讀博士，並提供獎學金，遂遠赴他鄉升學。

最諷刺是他到美國後，才獲通知政府工得咗，惜他連回程機票也無錢買，眼巴巴看着鐵飯碗跑掉。留美期間，卻有幸遇上恩師啟蒙，對生化遺傳學一讀上癮，憑着拚到底的科研精神，將奇怪遺傳病一一拆解，獲獎無數。

種種的陰差陽錯成就今日這位蜚聲國際的生化遺傳專家，但他不忘中大知遇之恩，○九年應母校邀請返港建立生物醫學院，鼓勵教授走出象牙塔，將研究成果產業化，打造Made in Hong Kong（香港製造）的品牌，「好多教授仍活在象牙塔，但時代不同了，心態需要改變。」個性直率的他，一語道破教授的「離地」心態。

陳偉儀
從穿窿板間房走到蜚聲國際的生化遺傳學舞台，陳偉儀決心為香港科研界引路，「香港好多動人，打造科研品牌絕對唔係夢。」



現代

專

注於分子與生化遺傳學研究的陳偉儀，八八年獲梅里克傑出生物醫學研究獎，○八年再獲美洲華人遺傳學會會長獎，早已是科研界殿堂級人馬，但許多研究工作仍親力親為。對住儀器做研究，不悶嗎？陳偉儀臉上掛上親切的笑容，連忙搖頭說：「點會悶？實驗室好多嘢玩，諗到咩實驗都可以放膽試，而且呢度人事較簡單，返到呢度我最開心！」

再難的遺傳病都難考起他，惟獨面對本港科研界的斷層問題最讓他懊惱，歸根究底是學界仍存有舊思想，總認為搞科研無「錢」途，將科研成果賣錢是市儈，對商品化嗤之以鼻；亦有人認為「香港生物科技無得搞」。

他反駁說：「中大教授盧煜明發明無創產前檢驗，透過分析母體血漿裏面胎兒DNA分子，可作產前診斷；仲有中大大教授湯曉鳴發明人面辨識技術，港大教授袁國勇拆解到沙士病毒，都證明Made in Hong Kong 唔係夢想。政府近日大力投資科學園，推動科研發展，可見生物科技在香港是大有前途的。」

陳偉儀是少數「貼地氣」的科學家，批評部分教授只顧在象牙塔埋首寫論文，「但時代不同了，心態有需要改變。」他致力推動「轉化醫學」，將研究成

果產品化、市場化，協助患罕見遺傳病人快速診斷及治療，這是陳偉儀的使命，也是入行的初心。

他專攻兒童遺傳病，首個研究包括明奇氏病。「患者因為吸收不到銅，很快會死亡。」當年他對相關的研究愈做愈起勁，更發現單靠分析皮膚細胞，即可及早作出診斷，有別於以往需抽取肝組織作化驗，對病人的創傷性大減輕。

走在臨牀最前線，他見盡悲歡離合，「每當看見病人確診罕有病，他們情緒激動時，我都難過到面色變灰，更明白科研對他們好重要，是一個扭轉人生的機會。」

屋漏夜雨

陳偉儀如今為推動生物科技拚到盡，誰想到當初他與生物科研是陰差陽錯的結合？回想入行經過，他靦腆地說：「我份人好怕肉酸嘢，唔鍾意見血，唔鍾意死嘅嘢，所以點都唔會揀讀醫科，反而一心想考入港大電機工程系。」

塞翁

▶陳家一門多傑，五名子女全是專業人士，「屋企開飯好熱鬧，七個人講嘅嘢都唔同。」

糖水情緣

當年，陳偉儀考不進心儀的港大，轉攻中大，自此跟該校結下不解緣，還賺得一段良緣，其妻子是中大的同窗，編織一段「糖水情緣」：「佢讀工商管理，同住聯合宿舍，經常煲糖水畀我飲，傾傾偈咪拍拖囉。」最刻骨銘心是與太太長達三年的異地戀，「大學畢業後我飛去美國進修，女友留港發展，當年無Facebook、無WhatsApp，打長途電話又貴，惟有靠每日寫一封情書。」癡情果然打動女友，不久仍在攻讀博士的陳偉儀決定回港訂婚，翌年成家立室定居美國。

陳太是專才，婚後在美國任職會計師，直至有兒女才做全職家庭主婦。兩人育四女一子，現居美國，長女是急症科醫生，二女在美國藥廠商會擔任企業律師，三子任職於紐約的投資銀行，排行第四的子女，大仔剛在哈佛完成法律課程，現主攻仲裁，細仔曾於奧巴馬馬年代在在白宮工作，主管亞太裔教育事務，現於NGO工作。

眾多兒女之中，沒有一人繼承衣鉢，陳偉儀酸溜溜說：「係啦，真係失敗，無子女肯行我呢條路。」話雖如此，子女均獨當一面，他暗自老懷安慰，「屋企開飯時，七個人講嘅嘢都唔同，好熱鬧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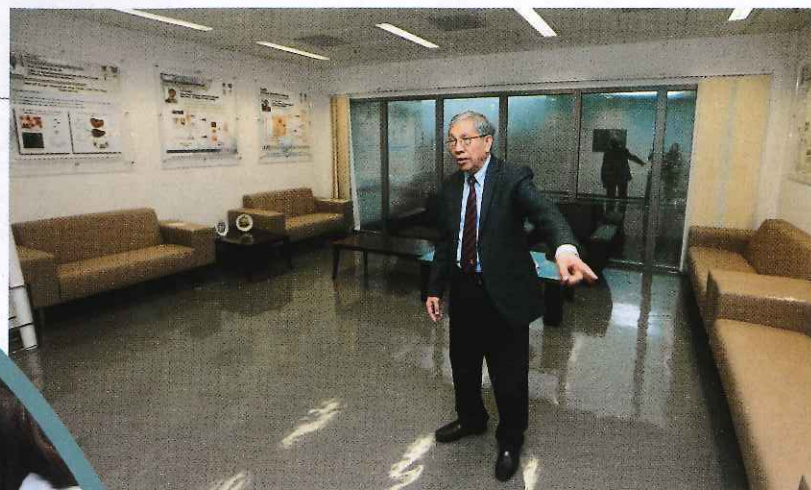
極冷門，陳偉儀卻一讀上癮，短短三年考獲博士學位，七九年在當地大學擔任助理教授，八九年升任正教授。後來美國國家健康研究所羅致他成立臨牀基因組學實驗室，往後十年，他一邊在大學教學，一邊在研究所做研究。

與高深的遺傳學門智鬥力四十多年，他坦言最大挑戰不是遺傳學解碼，而是行政管理。○九年他返港協助中大成立「生物醫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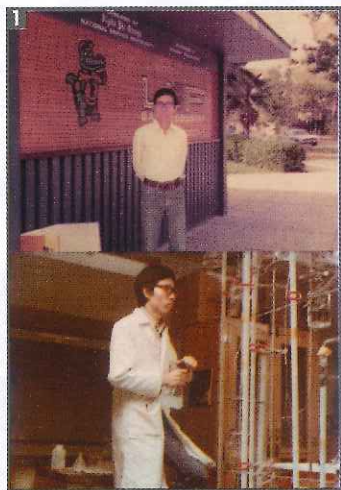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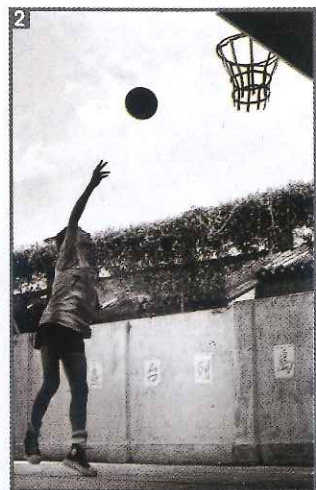
授，當年這學科

“再複雜的研究都難我唔到，要改變一個文化先最難。”

升呢副校長後，馬不停蹄的陳偉儀（右二）不忙到實驗室探班，「呢度人事比較簡單，返到呢度最開心！」



◀他為生物醫學學院做開荒牛，大刀闊斧提出改革，在每層樓增設休息室，卻換來爭議聲，「做實驗唔難，要改變一個文化先最難。」



1 七七年在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取得博士學位，「我花三年就拎到個Phd，算係快。」

2 考港大失敗的陳偉儀塞翁失馬，獲中大化學系取錄：是班內學霸的他，更是聯合書院的籃球健將。

▼在科研界四十多年，陳偉儀桃李滿門，「鼓勵教授走出象牙塔，將研究成果產業化。」



學院」，「將生化、生理、藥劑及解剖學系合併，有唔同嘅管理及文化，夾埋有近五百人、五百個不同想法，要所有人滿意非常難，幸好同事好齊心。」他曾提出三項改革，包括將樓層的實驗室打通增加透明度，將大型器材交由中心實驗室統一管理，並在每層樓增設一個休息空間。

首兩項改革都順利通過，意想不到是休息空間的建議受爭議，「一心諗住撥出地方等同事啱啱氣，又方便交流，點知都冇人反對，話浪費地方有無搞錯？又有同事唔聽話，霸用休息空間。再複雜的研究都難我唔到，要改變一個文化先最難。」

縱然管人比管事艱巨，他仍堅拒向舊有思想、文化低頭，「成日同自己講，做嘢只要唔使死，會拚盡全力完成。」他流露堅定的眼神說。



▲辦公室內掛上一幅由澳博行政總裁蘇樹輝送贈的墨寶，「同佢相識於中學嘅青年領袖訓練營，佢手寫真係一流。」

陳偉儀童年家境貧困，靠父親在報館字粒房做排版員養起一家六口，他們住在中環的板間房，一層住有五伙人，親身經歷甚麼是「屋漏兼逢夜雨」，「好記得樓上塊地板穿窿，望到天空。」每到打風落雨，他與鄰居飛跑去連香樓避雨，「嗰時鄰里間好有人情味。」

家貧無阻他力爭上游，會考取得驕人成績，在皇仁書院原校升讀中六，同班還有前科大校長陳繁昌。當年港大名氣響噹噹，莘莘學子爭相考入，陳偉儀也不例外，劍指港大電機工程系卻不獲取錄，幾經轉折入讀中大化學系。

「當年係（中大第二任校長兼生化專家）馬臨教授面試，他主動邀請我一齊為聯

合書院化學系打天下，跟佢開始做生化研究。」遇上伯樂的陳偉儀從此對科研開竅，七四年以化學系一級榮譽畢業並成為中大首屆副修生化的畢業生。

最難管人

畢業後，他一心報考政務主任，卻苦無回音。與此同時，美國佛羅里達大學錄取他讀博士，更提供獎學金，陳家籌錢買機票送他留學。未料抵美不久，突然收到政府的取錄通知，「嗰刻好想返香港，因為當年我女友、即啲家嘅太太仲嚟香港，唔想同佢分開，但家人只夠錢買張去程機票畀我，身上只有三百美金生活費。」

留美期間重演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」的劇情，給他遇上了一位遺傳學的猶太人教